

# 我与母亲

郭占恒 著



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 
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

# 我与母亲

郭占恒 著



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 
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与母亲 / 郭占恒著. —杭州: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, 2014. 5(2014. 7 重印)

ISBN 978-7-5178-0457-4

I. ①我… II. ①郭… III. ①杂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67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79897 号

## 我与母亲

郭占恒 著

出品人 鲍观明

责任编辑 沈 娴

责任校对 何小玲

封面设计 王好驰

责任印制 包建辉

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

(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)

(E-mail: zjgsupress@163. com)

(网址: <http://www.zjgsupress.com>)

电话: 0571-88904980, 88831866(传真)

排 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
印 刷 浙江云广印业股份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 9. 875

字 数 229 千

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78-0457-4

定 价 30. 00 元

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-88904970

## 序

###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

——读郭占恒散文

黄亚洲

我一向以为,细腻,是文学诸品格中最为高贵的品格之一。细腻到有了触感,“生动形象反映生活”的文学便站住了“形象”二字,可以称作是文学了。

小说里的细节、散文里的精雕细刻、诗歌里的细密情愫的表达,都是“细腻”的面孔,其音容笑貌,足以使人怦然心动。我们也许永远做不到像普鲁斯特、茨威格那样精细入微、滔滔不绝的描摹,但我们必须认识到真正的骨头是包着皮肤和筋肉的,只有透过丰富、魅力无穷的表象才有可能顺畅地到达事物深处。

我第一次读郭占恒的散文,是数年前,有人推荐的,发在我邮箱里,题目大约叫“儿时过年”吧,顿然为他叙述的细腻所打动。他用他朴实无华的字句把我们带到他家乡过年,将淳朴的年俗逐一娓娓道来,“我一直相信年是有味的,能够闻得到”,于是我先后闻到了饅头、芝麻花椒盐、猪头肉、淋上香油的饺子、“小钢鞭”爆竹的硝烟,飘荡在村坊里的所有味道都那么具体、那么浓郁、那么的有华北农村的地方特色,我以为,这就是文学的芬芳,文章所要表达的主旨自然不用说了,全在气味之中。

郭占恒的这种表述风格无疑是很聪明的,在进入生活之前他首先让你抚摸生活,让你逐渐沉入一种境界,而且,最后,往往让你自己得出结论,你没有结论也不行。这就是文学的魅力。

我知道郭占恒的本职工作是经济研究及这一研究的准确表达,且是宏观为主,这项工作要求特别严谨的逻辑思维,一般情况下与文学所要求的形象思维是两条路径,据说在人脑中引起兴奋的区域都不一样,常听得曾经热爱文学的机关秀才们哀叹“成天埋在公文堆里我的文学梦算是完了”。这种叹息很符合逻辑,但是显然,郭占恒的两把板斧都抡得很好,这里的一个关键词,恐怕就是“勤奋”。

郭占恒的勤奋是出了名的,下笔勤奋倒还其次,首先是思想勤奋。对于生活,他始终在思考,思考其中的异同与温差。同样去中央党校学习一阵,大多数是一篇论文交差,还不确定是自己一个键一个键敲出来的,还是由秘书甚至是由一个写作班子发到邮箱里的,但郭占恒却是除了论文之外,又洋洋洒洒写了万把字的《大有庄 100 号院——我所知道的中央党校》,又有外在描述,又有内在分析,文章发来一看,直教我这个也在“大有庄 100 号院”拿过结业证书的人汗颜。他去中国的山西、新疆、安徽、台湾,去日本,都是行一路写一路,我当然也有此习惯,但更多的是写一些短小的诗歌,风花雪月而已,不像郭占恒那样,既要以其的形象思维描述种种表象,笔法追求细腻,还要以其的逻辑思维点明处处关节要害,显示其整体骨架,力求全盘把握,这是很累人的活,但是郭占恒乐此不疲。对此,光是归之于习惯已不能说明问题,显然就是一种生活方式,或者再文雅一点说,就是生命的存在方式,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就是如此的——他自己善于感知,并且善于让别人谐振。

希望郭占恒多写一点,不仅现在多写,而且希望在有朝一日摆脱了繁重的机关劳作之后,更有时间把自己的笔触大面积地投向生活,并且,依旧如此细腻地表达自己的所见所闻,用极其绵密的字句捆绑我们,让我们幸福得动弹不得。

2013年8月15日于圣何塞

(序言作者为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、中国作家协会影视委员会副主任。曾为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共十六大代表、第六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第六届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。中国鲁迅文学奖得主。)

# 目 录

- 001 序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  
——读郭占恒散文 黄亚洲
- 001 我与母亲
- 013 儿时过年
- 023 年关思故乡
- 028 文昌过年
- 033 婚礼上的祝词
- 035 三十年来相会
- 040 高考纪实
- 049 浓浓井冈情  
——记井冈山干部学院
- 055 大有庄 100 号院  
——我所知道的中央党校
- 084 慢的遐想
- 089 体验日本
- 122 走进台湾
- 148 三国纪行
- 185 新疆印象
- 209 想不到临沂这样好

219	行走山西
239	再访安徽
252	我的农家院
256	老郭的尴尬事
271	拼将一生为信仰
273	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相结合的探索者
278	印象江南项栋辉
285	牛人李春波
297	养个小孩儿有多贵
301	后 记



## 我与母亲

在这个世界上，我最崇拜两个人：一个是伟人毛泽东；一个是凡人谷玉珍，也就是我的母亲。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好像不大合适。但是，如果没有生我养我哺育我的母亲，我就不知道毛泽东，更谈不上崇拜毛泽东了。

母亲极为普通，然而，我来到人世间喝的第一口美味是她的乳汁，牙牙学语喊出的第一个字是叫她——妈。

母亲没有文化，除了认识钱、粮票、布票等购物凭证，不识字甚至不认识自己的名字。然而，她谨言慎行、性情温良、从善如流，笃信好人必有好报；时时教育她的孩子要安分守己、兄妹团结、家庭和睦，不要给社会添麻烦。

母亲一生操劳，含辛茹苦，几乎没过上一天富裕的日子。然而，她就像母鸡哺育小鸡一样，到处捉虫啄米，百般呵护，精心喂养，把她的孩子拉扯成人，阳光般地滋养着她的孩子成长。

### 放养长大的孩子

在我的印象里，母亲一生好像只做了两件大事：一是生孩

子；二是养孩子。不要小看这两件事，人口的繁衍历来是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头等大事。2011年3月11日下午，日本发生九级大地震导致福岛核电站发生事故后，留下来注水冷却的五十名勇士，都是过了生育期的，这就是日本人的远见和文化。再说了，无论多么伟大的人物也是母亲生的。

母亲先后生了九个孩子，但由于那个年代食品营养和医疗卫生条件极度恶劣，只存活了六个。幸运的是，我活了下来，排行老二。在改革开放前那个提倡多生多育的年代，母亲为国家生养了六个孩子，而且五个是男孩，可以说是“英雄母亲”了。许多年以后，当她的儿子只生养一个孩子还觉得压力重重的时候，顿觉得母亲当年非常不易、非常伟大。

母亲生我的那一年是1954年。我出生后的第十三天，9月20日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庄严地通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，即著名的五四宪法。可那时候，与我有关的，只记得母亲由旧社会的家庭妇女变成了新社会的公社社员，不停地参加由初级社到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，委实忙得很。由于爷爷、奶奶去世早，父亲常年在北京同仁堂工作，半个月才回趟家，所以，家里的里里外外，就都是靠母亲一人操持着。

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京郊农村还很贫穷。我所在的通县城关公社杨庄大队杨富店小队，当时还没有电灯、电话、自来水，也没有什么托儿所、幼儿园，六个孩子的成长主要靠放养。每天，母亲天不亮就从炕上爬起来，摸黑点火烧饭，把孩子们稀里糊涂地喂饱，然后出工到生产队里干活。孩子们就放在家里，大门一关，由大的带小的，任凭满院子爬、满院子跑。母亲中午歇工时，赶回来给孩子们抓弄点吃的，自己再随便填扒几口，又去干活，直到晚上收工时才回家做饭，照顾孩子。日复一

日,年复一年,她的孩子就是这样放养长大的。什么胎教、什么早期智力开发、什么学前教育,统统没有,就是一个字——玩。

玩也是瞎玩,逮什么玩什么。我们看院子里爬的蚂蚁列队,看树上掉下来的“吊死鬼”走路(一种会吐丝、一曲一直行走的虫子),跨上板凳当马骑;或摘下一片树叶,放在空拳的手上,然后把它拍响;或在黄胶泥土上撒尿和泥,做成两边厚中间薄的泥盆,还要在盆底上吐上几口唾液,然后猛地往地上一摔,听清脆的响声。稍大一点的时候,就开始玩糖纸、拍烟盒、弹玻璃球、推铁环、打杆儿、粘知了、掏鸟窝、扑蝴蝶、捉蝈蝈、罩蜻蜓、逮蚂蚱、斗蟋蟀,以及下河游泳、摸鱼抓虾了。

放养长大的孩子,无拘无束,无忧无虑,充分享受着童年的乐趣。现在西方的家庭教育,任凭孩子摸爬滚打,自由成长,使孩子们的天性充分释放,可能也是学我母亲的做法。不同的是,人家是有意为之,而我母亲是生活所迫。当然,放养长大的孩子带来的“后遗症”是,读书晚,智力开发迟,大好的时光都玩掉了,也许注定一生难成大气。一次,著名经济学家单东教授,邀请我参加浙江民营企业家颁奖活动,谈起他四五岁时读私塾,熟背四书五经,十五六岁时就读复旦大学经济学系,听得我十分汗颜。看来,我还是输在了起跑线上!

## 过着糠菜半年粮的日子

我小的时候,共和国还处在幼年期,百废待兴,“体质”也十分虚弱。毛主席要干的事很多,既要“三反五反”,又要“抗美援朝”;既要面对“三年自然灾害”,又要应对苏联老大哥“翻脸要债”;既要搞“四清”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,又要“超英赶美”掀起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。国家不得不勒紧裤带过

日子，非常不容易。

那时候，我老家天气好像特别冷，土地特别贫瘠，能吃能用的东西特别少。母亲要把六个孩子拉扯大，最大的难事就是如何让她的孩子吃饱饭。村里的老人曾经告诉我：“你妈拉扯你们几个孩子真不容易，你家孩子多，又是男孩多，俗话说，半大小子吃死老子，每天张口要吃要喝，常常饿得皮包骨，一个个长得像大头娃娃似的。”还有的老人开玩笑说：“不知哪座庙倒了，跑出这么一群小鬼来。”

我的懂事是从跟随母亲找吃的开始的。那时，京郊农村人多地少，村里打下的粮食要交公粮，家里分的都是剩下的原粮，也就是棒子、小麦、大豆等带皮的粮食。肚子里没有油水，粮食又少，母亲一年到头就是想办法抓弄吃的。记得我们家曾吃过捡来的菜帮子、挖来的野菜、树上摘的嫩叶，以及托人买来的豆腐渣、豆饼、苹果皮之类的。当然，最难吃的就是榆树皮和槐树豆。

过去，我们村有许多榆树。春天的时候，我们爬树捋点榆树钱，与棒子面掺着吃。深秋的时候，我与大哥到处去挖榆树根，或趁人不注意扒下几块榆树皮，拿回家放在窗台前晒干，然后在碾子上碾成粉，与棒子面、高粱面或小麦面掺着吃。我们家里还有一棵老槐树，是不带刺的国槐，秋天结成肉质夹果，我们尝试吃了一两次，苦涩得很，实在太难吃了。后来看资料上说，榆树属落叶乔木，喜光，耐旱，耐寒，耐瘠薄，不择土壤，适应性很强，果实（榆钱）、树皮、叶、根可入药。国槐生长习性与榆树大致相同，花蕾可食，为清凉性收敛止血药，槐实能止血、降压，根皮、枝叶药用，治疮毒。可是，入药的不能当饭吃呀！那段日子，我们由于经常吃糠咽菜，母亲吃得皮肤发亮、浑身浮肿，一按一个坑，我则吃得拉不出屎来，最严重的时候要用手

抠,大概我的痔疮可能就是那时候形成的。也好,从小就有“志”(痔),有志不在年高嘛!

大一点的时候,我们在舅舅帮助开垦的荒坡地上种点粮食、蔬菜,到生产队收割完的地里捡点剩下的棒子、麦穗、土豆、红薯,到邻近的顺义、蓟县买点萝卜、白菜,到人口少的人家买点粮食或粮票,日子总算一天天好了起来,脸上的菜色也慢慢消退,有了些许红润。回忆起那段日子,最幸福的时刻,就是当我挖到野菜、捡到粮食、淘到红薯回家时,母亲笑着说:“好儿子,真能干!”就这一句话,足够我高兴好几天的。后来我参军探亲时,还是千方百计攒点全国粮票、背点大米、带点菜油回家,不为别的,就是为了博得母亲的一笑和一句表扬。

### 缝缝补补总不停

吃穿一直是穷苦农家的大事。母亲忙了吃的,还要忙穿的。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母亲学过缝纫,会做针线活,一年四季,春夏秋冬,一家八口人的衣服、鞋子、被子等等,都是靠母亲一针一线缝制起来的。

北方农村的冬天,天寒地冻,除了挖点河泥、往地里运点农家肥,生产队里就没有什么农活可干了。每到这个季节,母亲就待在家里,把土炕烧得暖暖的,把炉火点得旺旺的,拿出做针线活的家什,缝缝补补,为一大家子的衣服、鞋子忙碌起来。母亲常说的一句话是:“笑破不笑补,穷不丢人,但是如果穿得破破烂烂、邋里邋遢,就被人瞧不起了。”

母亲的手很巧,几块布头,比比画画,裁剪拼接,穿针引线,很快就能做成大小不一的衣服、裤子。而且,母亲最擅长做的就是现在流行的中式衣服,我们叫便服,比唐装还酷。上衣是

没有肩膀缝的对襟袄，纽扣是用布条挽成的纽襟，裤子没有裤腰，两只裤腿套在身上，左右一緾，找根裤带或绳子一系就齐了。去年深秋，我到日本考察时，看见日本宾馆里的浴衣不分上衣、裤子，就是有袖无裤的一块长布，挺像我小时候穿的缅甸裤，很容易联想到母亲的手艺是否传到过东洋呢！

做衣物最难的是做鞋。母亲先要把平时积攒起来的旧布头、旧布条一层一层糊成隔板晒干，然后打麻绳、搓麻绳、勒麻绳，找鞋样、放鞋样、叠鞋样，然后再放在夹板上，用锥子扎洞，穿针引线，两边使劲勒紧，这叫纳鞋底子。一副鞋底子来回要纳上几百次上千次，母亲还不时地把锥子放在腿上或头皮上抿一下，动作十分优雅。纳好鞋底子，再缝好鞋帮、打好鞋楦子，过几天我们就能穿了。由于孩子多，做鞋难，每到夏天我就很少穿鞋，经常光着脚，脚踩大地，直接地气，又爽快又舒服，但也常常硌着脚。记得上小学一年级的时侯，学校通知不能赤脚上学，母亲就专门为我赶做出一双新布鞋，领着我走进了学校的大门。

受母亲的熏陶，我从小就学会了缝被子、补衣裳等常用针线活，而且终生受用。后来到部队当兵时，棉被一直是自己翻洗，衣服破了自己补。成家以后，家里的棉被也常常由我拆洗缝补。当然，现在条件好了，棉被改用被套，破衣服也不穿了，或者直接交给洗衣店打理，拆洗棉被和缝补衣服的手艺也就慢慢生疏了。

## 为母亲洗脊背

母亲是城里人，从小生长在通县里的一个小市民家庭。虽然家境贫寒，没有机会读书识字，但天生丽质，柳叶眉、杏核眼、

樱桃嘴、白嫩肌肤、高挑身材，不知什么原因嫁给了我的父亲。也许是当年我爷爷家有十几亩地，又会打首饰，父亲十几岁到同仁堂老字号当学徒，家境还比较殷实的缘故吧。

母亲出嫁时只有十七岁，正值美若天仙的青春绽放时光。后来，据村里的老人告诉我，母亲当年可是这一带三里五村有名的美人。说这话的人，一脸的羡慕。

关于母亲的美，我是从小感觉到的，大概我身上的美学细胞也是母亲遗传的。记得母亲从不化妆，但极爱干净。衣服经常洗，破了随时补，屋里、院落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把粗糙的榆木家具都擦出亮光来。

特别是到了夏天，母亲劳累一天，出了一身汗，我们就在院子里，把大门一关，烧几吊子热水倒入大铁盆里，帮着母亲擦洗脊背。那时还没有沐浴露，也用不起香皂，我就用胰子，或者抓一把碱面往母亲的后背上一撒，来回搓几下，再冲洗干净，母亲雪白润滑的肌肤顿时清爽起来。然后，母亲再给我们几个孩子洗。一家人洗完澡后，我们围在母亲身边，坐在结满嫩果的枣树下，望着满天星斗，打着芭蕉叶扇子，吃着井水拔凉的西瓜，聊着张家长李家短，幸福的感觉油然而起。

母亲从不说脏话，家教极严。过去，我们村的妇女是很大胆、很泼辣的，社员们在一起干活，打情骂俏、敞胸露怀、当众喂奶是常有的事。然而我的母亲从来是衣着整齐，谈吐得体，不会打架，不会骂人，更不会指桑骂槐，令村里人十分敬重。记得小时候，有段时间，我不知为什么把一句脏话当成了口头禅，使母亲十分恼怒，常常我一张嘴就招来母亲严厉斥责，几次下来，终于把我的坏毛病治好了。

其实，母亲的美发自内心，是一种天生的善良之美。在我的印象中，母亲见谁都客客气气、笑脸相迎，遇上村里的老人、

小孩都会聊上几句、逗上一逗。有时家里做点好吃的，无论是炖鱼炖肉，还是包子饺子，母亲都先让我给邻居刘奶奶送一点，或者给五保户李三爷送一点，然后再让我们吃。到了秋天，院子里的枣子熟了，母亲常常嘱咐我送点给老师尝尝，请同学来吃，深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。

### 陪着母亲掉泪

母亲爱笑也爱哭。有时遇到不顺心的事，或者在生产队里干活时受到委屈，或者遇到我们几个孩子不听话，母亲都会流泪，甚至大哭一场。许多年以后，我才知道，这是母亲减压的一种方法，哭完以后，心里会好受些。

有一次，不知什么原因，我惹母亲生气了。她批评我，我不听，还顶嘴，气得母亲离开家，走到村西口，朝着埋葬我姥姥、姥爷的坟地方向，先喊了一声“我——的——妈——耶！”的长拖音，然后就开始大哭起来。在哭腔中历数我的种种不是、种种罪过，吓得我赶紧跪下，承认错误，并经街坊邻居反复劝说，母亲才饶了我。

再一次印象深刻的母亲掉泪，是听评戏《秦香莲》。20世纪60年代后期，一直与我们住在一起的二叔一家搬到石家庄去了，留下一个旧话匣子。一天晚上，话匣子里播放小白玉霜唱的全本评戏《秦香莲》。故事讲的是北宋年间，陈世美进京应试，考中状元，被招驸马，其家乡连年荒旱，父母去世，妻子秦香莲携一对儿女进京寻夫，陈世美变心不认，还要“杀妻灭嗣”，结果被包拯一怒铡之。两个多小时，小白玉霜唱得凄婉哀怨，母亲听得泪流满面，边听边叮嘱我：“以后长大当了官，千万不能当陈世美。”



我的成长受母亲影响很大，自重要强，敢想敢做，严于律己，宽以待人，唯一没有继承母亲基因的是不爱笑，也不爱哭。无论遇到什么喜事，遇到什么困难，我都很少笑、很少哭。不了解我的人，还以为我很高傲呢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失声痛哭不过两次：一次是毛主席逝世；一次是我母亲去世。前者是觉得国家的天要塌了，后者是觉得自己家的天要塌了。当然，这是题外话。

### 难忘的母亲身影

1975年1月7日中午，太阳早已升起来了，风和日丽，白云裹着蓝天，是冬季里的一个好天气。我们刚入伍的新兵，穿着草绿色军装，迈着整齐的步伐，列队从新华大街走向火车站，准备乘下午的新兵专列奔赴遥远的南方。当年，我二十出头，长得瘦高瘦高，按照部队高前矮后的列队条令，我雄赳赳、气昂昂地走在队伍前列。

当新兵队伍经过我家附近的西门大街时，猛然发现母亲领着五岁的小弟弟，眼含泪花，一瘸一拐来送我。那时，母亲双腿患骨质增生已经多年。我来不及与母亲说话，也不知道母亲在想什么，想说什么，但母亲领着弟弟依依不舍来送我的身影，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，终生难忘！

母亲很爱孩子，哪一个都舍不得，况且我从小酷爱读书，胆大心细，做事果断，很有主见，一直是母亲的主心骨。可想而知，我的远离一定会给母亲带来很大的精神伤害。但是，母亲是通晓事理的，而且一直尊重儿子的选择，包括后来我告诉她，想要一位南方的姑娘为妻时，母亲也是默许的。

我参军后的第一次探亲，已经是四年后上大一放暑假的时